

青

溪

暇

筆

青溪暇筆序

青溪發源鍾山由金陵臺城之東南注秦淮國家
創業定鼎于茲開拓城隍貫溪于中予先祖自燕
雲仗戈從

文廟靖難入京師僑寓羽林營內逮于己丑十有餘
年生指日繫顧先人故廬湫隘弗能處乃稍遷而
南得舊屋二十餘楹因陋就簡區為堂室以安家
累適在溪西相去不百武而近乃扁曰青溪精舍
公暇復捐俸入之餘儲典籍於中以自遣且以淑
諸子姪焉聞者過聽而不察遂以予為肆業者每

相遇而問難談辨或者至以覬翰之責委之堅不
可拒於是不得已僉勅從事以酬其意嗚呼自予
未毀齒而失怙恃雖仰承先祖餘光食有官廩而
孀孀在疚踽踽獨行族之人有娼嫉其孤者方且
編張狼顧歆肆吞齧正當讀書之年丁此不造命
也既弱冠襲有先業雖頗有志於稽古然出自枕
戈投石之勞入乏糲糧負笈之奉其後既少為當
道所顧而又縛以吏事戴星而出日晏而歸精神
驚亂雖欲親青燈而磨鐵硯胡可得哉此予之僕
檄無似進寸退尺者勿恠乎不能不自恕也今年

鬢髮蒼浪升齒踈矣奔走紅塵猶未已也歸具故
書散則棲床溢案連屋塞棟者不勝見謝焉至其
應酢指楸顛倒泛亂如物刺目本欲覆諸甕正又
念精力所寓不忍遽弃於是收殘拾斷得詩若干

題曰風樹稿志蚤孤也得文若干首

題曰定軒集表所居也其間得於賓

客之緒餘省於經史之糟粕或親觀諸物或有感
于心多則百餘言少則數拾字中書千紙籍紀千
方冊日漸以多其中可驚可喜可恠可笑可考可
疑者有之惟言人之不善者蔑焉亦復不思弃去

錄為二卷題曰青溪暇筆別其在詩文之外也夫

古之大賢窮經治事之餘必有日錄以志其所得

若司馬公涑水紀聞允稷官小

說術談巷語有所不遺焉第予以尺籍伍符之士

識淺而見乃欲效顰先賢不亦僭矣乎雖然泰

嶧龜蒙大小不同而曰山江河潛沱廣狹不同

而同曰水大有大用小有小用於世何賴哉其又

自恕者如此此外有窺豹錄兵談纂類神醫珍籍

避喧錄立身驚策詠史詩說古千字文解發蒙

教或已板行或已稿立茲不縷贅嗚呼觀者勿以

誇多聞靡為予諂矜其志而恕其任可也成化癸
巳三月之望守素道人姚福世昌書

青溪暇筆上

太祖高皇帝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取集慶及太平寧國趙雙刀陷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時方以兵邀之莫自稱安慶使者

太祖問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人天下豈亂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遣還且曰昔余公善自為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人心恐汝去不能免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為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

耳盜貨不可得也悉祈掠而莫倫亦遂得生還福
按余公之守安慶也趙雙刀陳友諒引群盜四面
而攻之

太祖與之接壤未嘗加以一鏃雖曰兵不改堅然神
謀廟筭皆自天縱非一時英雄所能知也其時友
諒已僭大號據有全楚隱然一國而

太祖初提一旅之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衆以攻
堅城不惟損兵挫銳然自撤屏翰身受強敵則亦
安能從容俯仰得以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舉而
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畧為何知也以是而論余

公雖為元守實為我用豈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
乎其後友諒雖不安慶然交諒之兵力亦自是漸
衰而勃興之朝蓋已奠之能禦矣故陳氏不旋踵
而滅也臨川朱彥昌有吊余公詩一聯云十年血
戰身無暖一旦唇亡蔭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
耳於此見受天命者其所云為固自異也洪武間
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靈翮能
追萬里風坐令孤兔單開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
憶當時魏鄭公自註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

諫日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瀟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嗚呼我

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也此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其盛云
太常博士顧錄字謹中善詩歌有過鄱陽湖詩其一
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宕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
中

太祖命畫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

上所常御之處有錄詩歌賦蓋深喜之也四明桂彦良洪武初為太子正字

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君當以至公無私為好惡

上喜曰聖人之言久以知之曰朕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何也曰損以懲忿窒慾又郊祀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主者考良進曰滿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遂得釋李淑通明泰鹿邑人洪武末為詹事府通事舍

人云

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戔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恰得却因款舞破除休堯將道德於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昏烟草石城愁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元斌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也

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息以招徠之終不至一日大會

諸將問曰今我朝孰為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

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男子也聖訓蓋歎福勇敢使諸將思自憤耳其後民間凡遇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噲而遣拿得王保保來邪至今遂成謗語薛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曰王保保者自以家世封王故以王為姓今旗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洪武初歿於南京獅子山頂建閣江樓樓未造

太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日文成

上覽之曰、之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鬪、宮人徐
克容、猶止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
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不可也、今所答皆慎其
故、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同遊者皆和
而不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同、樓竟不作、乃試
作記者耳、

洪武初中書左丞王濬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
旋失其母所在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
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岩非穴決得朽骨
躬率士卒入山求之果覩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母

避兵時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乃被荆榛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旋復入井乃繞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嗚呼謂孝誠而能感天者觀此可以見矣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為首基對當以宋濂為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則臣不敢多讓

本朝所謂神仙者有二人其一曰周顛仙江右人風顛如顛者每見官長則詭曰告太平元末

太祖起兵迎於軍門曰告太平將征陳氏問於顛人顛仰視久之曰止而無他的隨軍所言皆驗天下

將定遂不復見

上自為碑以旌之其一曰張刺聞名三風寶鷄人實
死殮矣數日復生言人未來事無不驗長身古貌
鬚髯如戟行及奔馬

太宗嘗命數十人乘傳行天下訪求之不獲常居秦
蜀間為人治疾吹呵撫摩應手而去人有得其遺
物至今寶之福謂神仙非無然皆天縱觀二人可
見矣

洪武五年嘉瓜並蓂產於句容張觀之園群臣上
進

太祖自作讚不以祥瑞自居群臣亦多為贊以諫其
美未幾張氏兄弟坐事駢斬於市子姪充軍者數
人然則瑞乎妖乎識者當知之然今張氏族頌大
天下稱為嘉瓜張氏有名諫者仕至

頃天府尹終太僕卿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幸且北京大內新
成勅翰林院凡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
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
收貯如故時脩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
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火災文淵閣所

藏之書悉為灰燼此豈非書之厄會也歟

岐陽王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門下多弁士唐之淳之後有周坊詞翰亦多可稱福聞其家有張三風所留蓑笠暇日過訪而求觀焉其曾孫善出以示福其蓑垂鬚已禿但餘絕千結彼之及膝笠已亡箬獨篋胎耳善且曰張以先祖愛客之故勉留數句臨別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橫禍絕粒予感公相待之厚故留此二物急難時可披蓑頂笠遠圍而呼我也去二載大獄興遂全家幽於本府不給以糧糧垂絕乃依所言呼之俄

前後園中及隙地內皆生穀未逾月而熟因食
穀乃得不死穀甫盡而朝廷始議給米其後呼之
不生矣異哉

劉世用為福言伊王佐國荒於政其母舅葛其暨
其屬數輩奏王無道

太宗命御史察得其實召王入朝訓而成之且厚遣
還國王廷辭請罪葛某

上不答及退朝謂近臣曰伊王誠風漢也勸朝廷罪
其母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况
無罪乎今王回國必加罪於彼矣遂急差人及王

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還朝王回索之無得乃已蓋
時

先祖其一也嗚呼全君臣國內之道哉

太祖真英主哉

永樂初嘗遣使往天竺迎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
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
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堯笑
之曰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為待譯者而後
知乎且其所念唵嘛呢叭彌吽云俺把你把你哄
也人不之悟耳福按宋史云吳璉西夏自稱兀卒

宋人亦有兀卒近無祖之說以是而論繼鼎之言不為過也聞之長老云

太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箸之楫有人於囊中取乾
搗乳十餘內氣其中環繫腰間泗水而南徑奪舟
以濟北軍楮乳蓋預備之者也遠遊之人不可不
知

京口王一之為福言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畜
鷄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之殆
盡抵夜死矣隣家疑其有外奸首之官婦人不任
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上任聞其事而疑之

乃以食鷄對守守亟令覓老鷄食數十全當死因遍
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鷄食蜈蚣百虫久而蓄
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鷄當庖者宜慎之

英廟復辟首以石亨等言徵撫州處士吳與弼至闕
下受官屢奏以病乞還歸過南京士夫候之者多
不見問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為不致君而還則
程子曰我欲保性命我欲保性命而已即却客而
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與弼似
有先見之明歟然其鄉里多不滿其為人其亦古
之介者邪

成化壬辰三月鷹陽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
可十七八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答可恠及觀
醫書治奇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言語謂
之應聲虫當服雷丸自息則知乃疾也非恠也卜
大用都閫往嶺南還訪予因言領軍入賊境掠得
寇糧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盃為杵春邊鄙老校笑
其拙教以高卓掃淨地坎之如春然剪茅火鍛之
全堅實乃置糧其中伐木為杵以春甚便也出軍
不可不知又言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營遠欲
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范叅將乃以我軍列為二重

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劉既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箭許劉凡割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迭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古所謂且鼓且却卽此類也

成化十三年暹羅國遣使臣坤祿辟謝提柰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內美亞乃汀州人士謝文彬非本國人也至南京其致謝贊乃識認之織造異樣花色段疋及貿易番貨事後自稱昔年因販鹽為大風飄入本國遂仕本國官至岳坤稱筆言掌士之類福寧謂外國使臣多非本國土夷皆中國

士人為之蓋外國去中既遠無從稽考中國又憚
恐失遠人之心故厚償其價而款待其人皆厚往
薄來之意焉知彼國差來之人即我本朝無恥之
士使窺中國四方之虛實軍馬之盛衰北虜之強
弱下至經商細務莫不周知以去故今外國稍有
憑陵之意皆比輩為之也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
其挾有重貨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
其寺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僕二即以帛縊商死
埋寺後坑中以二僕尸壓其上竇之以土全利其

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游竇過其寺犬嗥鳴不
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
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
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生以湯灌之少頃能
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而寘於法是歲例該度僧
因是而止嗚呼僧不犬若也哉近日一番僧自西
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
飲食日嚼棗果數枚而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
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糊封之或經月
餘警歎之聲亦絕人以為化去潛聽之但聞拈念

珠歷 濟川楊景方嘗館於其家有叩其術者則
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
用也予親見之于雨花臺南田田寺中此與希夷
一睡數月何異可見異人無世無之

宋神宗朝判國子監常秩等乞追謚孔子為帝號
判太常寺李清臣議曰昔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
子之所不與今無其位而帝之非聖人之本意福
按清臣之議非矣苟如其言則王號亦所不安只
宜用嘗時生爵耳亦何以表後世帝王之崇重師
道哉夫孔子者有帝王之功於千萬世之下受其

因極之恩者也雖追贈帝號亦豈過乎

康節先天易慈溪黃氏深疑之且引朱子答王子
合書云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福竊以為不
然蓋先天易法象皆自然不假人為且有說卦為
據非鑿空撰出也但黃之所疑者先天二字不見
於經康節已前未之聞耳然易道廣大無不包括
雖四聖已自不同故後世言易者亦各有所宗也
周子云無極而太極謂無形而有理象山陸氏以
為以易有太極而無極此無極二字出老子不當
襲用故朱子與之力辯然欲明理豈可以他人嘗

用之言遂避而不用哉又如体用二字亦出佛典
采儒己前未之聞也程子作易傳序乃曰体用一
源顯微無間後儒論理學遂不能舍此二字不聞
因異端嘗用而避之也孔子曰不以人廢言有以
夫温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於東漢因作
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
无所宜觀至疾甚革循為孟子解二卷福按司馬
氏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之不同乃如此雖父
子之至親而不敢苟同其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三傳以為趙穿因盾不討賊

故書指弑歐陽公作論非三子以為真有蓋弑君之
賊豈皆手數必有為之黨者此則指主謀而穿弑
之也三子之說亦未可廢如今律家殺人則坐主
謀亦春秋之法耳

俗語云三年兩赦善人喑啞言赦之不可數也數
則奸宄幸而善人病也後漢王符著潜夫論其述
赦篇畧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赦
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謹錡之人身不蹈非義
有為吏正直不避疆禦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
皆赦之不人故也善人君子能自明者万無一二

全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職而過門孝子見執
而不得討逮盜者賭物而不取夫養養秀者傷水
稼惠奸宄者賊良民福按符之言固云善矣然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先王之時雖不三歲一赦
而書曰青災肆赦宥過無大在周則三赦三宥是
赦宥所從來遠矣後世於民富而後教既不如先
王之備則責以迂善遠罪恐亦未可如先王之詳
苟不赦焉黃知園縲紲之中果皆不善之人邪
此俗間一語害事不淺故特表而出之俟知道者
共詳焉

胡深字仲淵緬雲人洪武初流於王事元末見天下亂嘗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重徭橫斂悉除不復以病民令民有田者膏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兵強而財富也福按此古者藏兵於農之意故記之與智者議焉

宋太祖初受禪欲都關中晉王曰在德不在險太祖曰晉王言雖善然吾欲都關中者欲省冗兵耳

其意蓋謂省漕運也。及不得已還汴，歎曰：不及百年，民力疲矣。天有歲幣之費，我朝國初亦欲要都關中，嘗命懿文太子往相其地，不果。創業已倚建康為本根，吳王之地矣。且東南元時不甚遭兵，頗富於他方，而漕運尤便。洪武初年，元之遺孽既以遠遁，又久安之勢，遷之為難。故改集慶路為應天府，以都之。及洪武末，如乃兒、不花、本雅失里，屢為遺患。故太宗既正位後，遂以潛邸為北京，以比前代兩京故事。其實懲胡虜歷代之患，為子孫萬世之計也。既建北京，不免屯重兵以守之。居重兵則

不免漕運之費、夫建都之難有如此、夫北溪陳先
生性理字義、謂人無後者、不可以異姓續、屠兒操
刀事為証、金華鄭謚註郭璞葬書、深非之、謂人取
平人以為後、猶勝無後者、其意以為厥初生民、本
同一氣、此言蓋有民吾同胞之意焉、陳襄上神宗
論人君在知道得賢、其中有云、漢興有楊雄、可
為法度之臣矣、而無可致之君、唐太宗有為之主
也、而房杜之徒、不足以興禮樂、福按房杜固非禮
樂之臣、然相業善於他人者、亦已多矣、而楊雄豈
可以當法度之臣歟、襄蓋徒為文所術耳、未能稽

其實也、

井之九三小象傳曰、求王明、剝公解云、君子之於君、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以不取取之、福按此言、可以占剝公心術出處之槩矣、公在翰林、每拜官、必再三辭、自入政府、不復辭、乞諫不聽、輒乞罷、以要君、是用退而為進、以不求求意也、是二者、老聃孫武權謀取予之術、豈易之道哉、王伯厚以為文義精妙、諸儒所不及、不之察矣、且邦有道、貧且賤、為耻也、明王在上、已安得而不求之哉、况經文自有求字、何以為此矯揉之說也、

李令伯陳情表中云臣少事偽朝此句非矣令伯
審師譙周而大義不明有自來矣福嘗戲云譙周
先為劉璋奉書乞降又為劉禪奉書乞降五代時
李昊先為王衍草降表又為孟昶草降表或署其
問曰世脩降表李家若周亦可謂世奉降書譙家
也

王安石上神宗書有曰本朝累聖相繼仰畏天俯
畏人此其所以獲天助也其言可謂善矣而其後
乃有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惜之說以一人之言
而始終相淪如此可恠哉

鄧禹初謂光武曰為今之計莫若延攬英隹務悅民心福按此二句文義自黃石公三畧中來光武取天下以柔道皆本於是書故史臣贊之以審黃石存苞桑易曰納約自牖蓋禹當時有以見光武之存心矣東漢之興不亦宜乎

禹貢雍田上上楊田下下秦少游曰今之沃壤莫若吳越閩蜀古楊梁州也皆在下等之中福按禹貢以土地厚薄言若之關陝内外山之東西春種秋穫民高卧以待其成吳越則男女少長無日不在田間况縱運糞壤有如資財是以人力勝地力

耳使天下之人皆然夫何不可是在勸農者振如
之張子房始終為韓報仇千古無人識得惟程子
始云既藉楚以滅秦復用漢以滅楚其出處詭譎
亦無人識得惟邵子始云始知今日赤松子便是
當年黃石公福按此事等如曹操分香賣履皆是
其推用心欺欺千古而不知千古之下乃有豪傑
又洞燭其心也龐蘊夫婦破家後禪至賣漉蒿以
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為尼黃東發譏之曰此皆
全家病風耳福謂今之病風若蘊者多矣安得神
醫者一起之故特表發東發之言以省夫世之愚

者

左傳隱公十年鄭莊公以王命討宋得鄆防而以歸於魯左氏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廷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福謂未足為正以王命討不廷所得人民土地當悉盡以賞有功可也魯雖與有力焉柰何擅與之乎無王結黨而謂之正不知其為何說也

、黃山谷云男女婚嫁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劑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飢立斃者天不能殺也今臧眉終日者正為百草憂春雨耳

讀翁此言使人胸次如深冰雪當書之座右與同志者共之天道鬼神皆惡盈滿佛書云此世界是名闕死世界亦是言天地間萬物自然不能周備自古聖人如堯舜極矣而子又不肖至於舜起側微遭父母頑嚚則已不及堯遠大凡享盈成之君必不能壽考稍長年者必創業之君五福全者幾何人哉所以君子履盛滿而思戒常加貶損則受益多矣屈到嗟美有疾君宗老曰祭我必以美及祥將薦美其子美命去建柳子厚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安得為道東坡則曰屈建

楚卿之賢者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蓋恐
國人議其將死之言不在於民而口腹是憂其為
陋甚矣福則曰言已出諸口聞諸人播於諸侯傳
於後世薦不薦何損益於是哉殆恐事因屈逮去
而後六經言雖有所自蓋亦不究其實而輕和之
者也且太史公書之今之史記是也既先黃老何
為列老子與申韓同傳既後六經何為進孔子列
諸侯世家蓋太史公為學博而不精則有以為信
道不篤可也以為後六經則非矣叔孫通曰儒者
難以進取可與守成福讀此言後知通為俗儒

矣夫進取之與守成焉有二道哉縞素發喪此禮
之大者漢得天下由此道也非儒生之論而何通
反笑魯兩生為鄙儒嗚呼亦不自知其鄙矣史稱
晉釐侯儉而不中禮由是唐之變風始作福謂古
今喪亂未有不由奢以致之者孔子曰禮與其奢
也寧儉又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
釐侯雖過於儉非所當譏也東萊云田子方子擊
二人驕則一般福謂子擊終能孫謝子方過方遠
矣

漢書太尉周勃入北軍下令一事先儒議論各不同

程伊川胡致堂吳養心作一項說劉屏山王伯厚
作一項說今備錄以俟君子而請質焉伊川曰周
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呂氏右袒既知為劉
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
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致堂曰大尉此問非也
有如軍中皆右袒或叅半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
是時直當論以大義率而用之耳太尉已得北軍
士卒固惟舊將之聽非惟不當問且不必問也養
心曰勃令軍中左右袒設使右袒其可已乎伊川
以為此屬蓋為身謀非真為國家也屏山曰周不

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或曰使衆皆右袒勃當如何哉是未察兵情也方漢氏謀誅呂時祿主北軍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紀通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說祿曰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以兵授勃當是時衆軍豈不知勃為劉氏而來哉勃以執兵柄下令以激怒衆心故云尔豈有奪呂祿之兵而復為呂氏哉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伯厚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按儀禮註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袒左惟有受刑袒

右故親禮乃云右由袒註云刑宜施於右也以此
考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
右袒全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福謂周勃之問
與王孫賈誅淖齒令布人袒右之令畧同無他義
也獨伯厚之言實為死中求活按公羊傳楚莊王
伐鄭鄭伯由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莊
王退舍七里何休註云茅旌鸞刀祭祖宗廟所用
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有歸也以是觀之
由袒示受刑自是戰國先秦之常法漢去古未遠
法令固在伯厚之言其有所本歟禮記所謂執民

倖者操右袂亦此意也

温公迂書士則篇有云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福謂此言可疑苟如是則氣質之愚者不可求變化矣

青溪暇筆下

蘇老泉有知人之鑿作辯蓋於王安石未用之前先儒以其說為幸中殆不然哉觀其名二子說不二百言斷盡二子一生出處非知人之甚明能若是乎

張魏公浚南軒先生父也其故人蘇云卿稱其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後儒以為確論福竊以為不然蓋張公忠亮是其所長知人是其所短也其在當時審劾奏李綱又與趙鼎不合而岳飛亦在其所不平至以譖者之言而殺曲端謂之長於知君

子可乎與黃汪同朝而不察其姦力引秦檜而不覺其詐是昧於知人之鑒矣雖然此福之所見也尚有俟夫君子而詳焉

張九齡識祿山有反相其知人可謂明矣而其千秋金鑑錄末章載韶州有儂智高伏青事不至三百餘年悉如目覩是九齡亦通術數也然載之私書固無妨而以缺君則未免啟人主好圖讖之端然或今之所謂金鑑錄者恐是偽作因張公有知人之明故附會其說與

鄭昭公惡高渠彌而為渠彌所弑左氏謂昭公所惡

福按此猶鄭公之惡惡而不能遠者也是以見弒
兒子侗讀郭太傳問太之為人在漢末有類康節
之在宋侗曰康節經世之學何可當恐非太之所
能及也予曰讀史之法若遠代史可作一項看近
代史又作一項看蓋近者詳而遠者畧也林宗在
漢不遭黨禍此一節極為康節之所取然汲引後
進似非康節的能今人謂康節為自了漢亦不為
無謂至於太之言曰我仰觀天象中察人事覺事
不可為此豈非康節之前知手惜其四十二而死
使其得年其不著書傳世然康節雖著皇極經世

書今觀之如打晒禪豈能望後世必傳哉且太在
漢末已為同時所服故蔡伯喈曰予為文多矣惟
郭有道碑無愧色此言可見矣

世傳霓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王
均澤為予言一日與其婿劉弘濟行隴間聞鱗甲
珊珊聲有變出自樹下首尾皆蛇而腹如鼈四足
如此並行至林顛昂首張口氣出叻間一紅一綠
成虹亘天乃復循樹下入吐而去有頃虹始漸散
蓋虹蜺蟠竦字皆從虫而虹又復冬蟄有吐之者
似手無疑霹靂之中亦有物者焉其形如猴而小

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如蟄山行之人往往多於
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畏若恒嚼之本草則謂
之霍肉且曰無毒主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
可作脯與食之此畜謂天所雷霹靂者是也

蛇類化鼯蔚千戶嘗親見之沙上初蛇盤為一束
反復自擲者十次若一趨餅少焉手足出矣久之
蹒跚入沙而去故鼯未入水腹下上有蛇紋皆食
之殺人礮石蠶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巴豆人食
之則死鼠食之則肥周禮燭氏掌去龜兔焚牡鞠
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虫無聲注烟

縷網蝦蟇之類。龜狀龜也。尤恐鳴牡鞠鞠不花者。以其烟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烟。令烟西行。被之水上。則凡水虫無聲。福謂人家近水者。此聲煩聒。最為可惱。此法未之試也。然物類相制。有自然之理。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鐵。戎鹽累卵。獺膽分杯。壞漆以鱗。澆錫以魚。散血以藕皮。鍍金以羊角。至於鱗烟集鼠。人肌粉犀。諸如此類。可不殫紀。

東坡言太平廣記云。以虎頭縫之。有龍湫潭中能致雨。湏以長繩擊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遂止。試之。

有驗福謂東坡非欺人者今年江南旱甚惜未有此告於有司者故表著之氣相感理或然也

生大造之中而其力亦有能勝天者萬物雖不如人其靈亦有人所不能者遠聞人談一事云盜能開鎖取法於啄木蓋啄木作巢必穴於空樹間穴口小而中空人以木楔實其口啄木欲歸哺則以嘴縱橫盡其上如符篆然其楔豁然自開人亟取楔觀之効其畫文畫鎖鑰亦自開若慮其所畫不明則以粉塗楔頂則明白可辨福謂此事雖莫定其果否然虎狼分食鵲能高步亦古人之所言豈得

無謂也

湖居人養鴨無慮千數畫則雜放之若不可辨為誰氏者暮歸則各以曉呼之無一混淆物豈不靈哉劉世用言風臺民家有欲殺一牯者牯直突入南城兵馬司遂之弗去遂權屠者治之以罪牯為人買送灣塘為僧磨麥老死又言見象母將死其子取草飼之已不能食則運鼻周拭其身雙淚如雨及死子亦踴躍而斃又嘗在高郵湖見漁者獲一死鴛其一飛鳴逐舟不去舟人殺獲者而烹之將熟揭釜其一即飛入投湯而死劉景亨亦言在淮陰

見人牽牛其犢銜刃奔走而泣一僧見憐并其子
母而贖之且圖其狀傳於世

康衢謠列子之寓言也未必堯時民俗之歌豈有治
天下五十餘年而尚不知治與不治戴已與不戴
已而為聖人也詩皇矣篇與此小異蓋列子奮問
手憂人歌二章非飲酒醉歌蓋下民怨桀無道思
歸湯也未微歌以暴易暴弓不知其非矣此言似
非夷齊所出夷齊自義不食周粟豈嘗以武王為
暴哉扣馬之誅先儒固已疑之矣斂牛歌獲麟歌
皆七言七言之作其來尚矣萬章問百里奚自鬻

於秦孟子曰好事者為之也然處易歎獨非好事者為之手劉坦之皆取以補選詩之逸當有可議陶淵明詩白日掩柴扉虛室絕塵想固可以見其有道氣象而萬物各有託孤云獨無依亦可以見其孤忠自許詠荆軻一篇蓋藉之以發孤憤耳故朱子謂此篇始露本象其自作輓詩劉坦之以曳杖揚蕢比之豈溢美哉李太白對影成三人之句亦出淵明歎言無予和揮盃動孤影蓋其志有非他人窺測者世道衰不能少見於行事讀其詩可以得其心焉常庶物質棄去陶靖節不遠劾陶之作

式穀似之如所謂聊舒遠世踪生望還山雲為淵
明寓真又如喬木生夜涼流雲吐華月喬木落踈
陰微風最煩煥雲淡水容夕雨微荷氣涼等句真
無一毫聲色臭味可謂獨立塵表超然遠峰史謂
其鮮食寡欲所至掃地焚香而坐讀其詩可想見
其人過九十尚康健亦寡欲之功也

人家上塚最宜携幼以往蓋使之識先世體魄之所
在不至久而迷失也古人有云上塚亦携龐老家
亦此意也

漢高之誅丁公是以帝王之畧濟其權謀之心也温

公謂幾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甚深不知項莊又受封已屈於大功矣罰必先親實不遺遠之道果何任乎李宗表有詠史詩云馳車霸上語張良舞劍鴻門却項莊交友思深雖可報君臣意重忍相忘楚歌自此聞垓下漢爵徒能得射陽若識重父及龍虎氣下公遺幾獨堪傷指項伯也豈公一人可以誅乎

薛文靖公詩曰即非有道身能退自是無才老可休
真君子之言也

顏延之五君詠足以推見當時諸人之風致豈獨為

詩試小傳也。與秋胡詩此章俱善於叙事而詞調
兼美。讀之令人忘倦。鮑昭東王吟讀之使人泣數
行。下令之奔走行陣。衝冒矢石之間。白首而弗沾
一命。聞此獨不悲乎。孔子曰。詩可以怨。大哉言也。
王荆公詩。范雎相秦傾九州。一日立斷魏齊頭。世間
福故不可測。箚中死人能報仇。以報仇為福故。可
以見荆公之心矣。然其言警策。不可以詩論。

荆公譏退之詩曰。紛紛務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
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第三句用
退之惟陳言之務去。末句全寫其贈崔立之詩語。

蓋退之所以訓立之者、以立之雖豪於文、而往往
蛟螭雜蟻、所以謂其無益而費精神耳、豈謂文
章無補於世哉、荆公之言、亦可謂無忌憚者也、

劉後村詩云、興亡畢竟緣何事、傳罪清談恐未公、此
名言也、

趙子昂絕句云、槐庭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
自笑老來無復夢、閒看行蟻上南柯、雖用淳于棼
事、言詞奇婉、有深意、蓋自言年老不復有仕進之
心、看被新進後生紛紛仕途者、皆平地登庸矣、言
則彼此俱是一場春夢耳、古人咏詩、用意如此、今

人是何等作事、東坡題瀑布詩曰、帝遣銀河一派
垂、古來惟有誦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
洗惡詩、蓋襄李而貶徐也、詩俱見廬山記、福按題
景致而寓褒貶、亦詩之一格、嘗見友人處桃花山
烏園、皆園初名公所題、而故謹中書一絕於鐵笛
之後曰、畫中題品畫堪憐、只愛風流老鐵仙、可惜真
菟招不起、烏啼花落自年年、亦此意也、

友人彭三吾有王嬙詩云、妾分嫁單于、君恩本不孤
畫工休畫殺、妾弔要人圖、得風人之體、

歐陽公歸田錄載仁宗釣魚賞花而御釣久無所得

丁謂應制詩云、鶯驚鳳筆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
逢一時以為莫及、福按南唐書所載仁宗釣魚不
止、時優人李嘉明進詩云、玉甃垂釣具、正濃碧池
春、溶水溶煖允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
謂之詩其源或出於此、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
奏則書發其源、職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諫箴規
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其根、陳騷文則
曰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
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執
別文辭抑三章曰其在乎今吳迷亂于政顛覆厥
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因敦求先王
克共明刑使入書話執別雅語顧命曰牖問南嚮
敦重茂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敦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純文具仍几東序西嚮敦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西夾南向敦重奇席玄紉純漆仍几使入春官司
几筵執別命語宋景濂曰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
可以一事而指名也福按劉氏之言言其大凡耳
陳氏特指其一二相似者而言宋氏則謂五經而

可以備諸體雖然微劉氏不足以啟陳氏微陳氏則宋氏無由出此言也後之論者固不可以此而廢彼焉

杜牧之有燕將錄文甚佳健情郊朱先生作秦士錄以擬之亦奇絕皆未必有其人寓言之類耳

宋高宗建炎中以已所常用之硯賜蔡宗杞硯上刻御書銘曰操觚濡墨方中有殺生造次必思方今世可行嗚呼大哉王言也司刑者宜以此銘置之硯屏日與之相對誠可與縣官箴所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者同為不刊之言

也

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而謂粲自是宋忠臣何為不一可歐陽公五代史乃不為韓通逵立傳此當時所以議其為弟二等文字也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才博雅宋公既出當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一寓於詩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觀所著都雄子廣引曲譬雄辨不可當非宋公龍門子所及也然其言則積年精思之所到龍門子則以十八日而成其所以優劣歟

五經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慈溪黃東發取二
經為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未備者
耳且不欲類故附於日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
本義東涯陳皓有禮記集說皆不能有以過之也
東樂初輯五經大全諸儒皆未見日抄故一無所
取

歐陽公與尹誅簡曰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
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祇依此寫晉以
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况又遠自
知篆蓋祇着尹師魯墓四字福按此一簡可補入

蒼崖金石例故表著之

俗謂急速曰三不知福按左傳哀公十九年荀文若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文而後入焉今我今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所謂三不知即始中終三者皆不能知也世俗之言蓋本諸此可補入釋常談

程氏遺書第六卷內有十字云君事兄嫂晦謹嚴堯放曠朱子謂問有不可曉處指此等語也福按此言恐是論溫公呂公康節曰君實善事兄嫂晦叔謹言堯夫放曠也矣去四字故在成語耳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稱文王眼如望羊注引王肅
曰望羊視也而不言其義福按漢書注鄭玄謂羊
畜之遠視者也以此言之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
也孫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言二等諸家之
註皆欠明白福按詩大明篇注傳曰天子造舟諸
侯比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曰方舟並兩船
特舟單船方馬之義當與方舟同蓋並縛其馬使
不得動之義耳又方比也並也止也

齊衛敬瑜妻王氏詠孤燕云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
歸古人思義重不忍更雙飛吁可以人而不如鳥

手古之選詩者不錄何也故特表而出之

會稽鄧經有紫霞盃其造法傳自宣和徽宗嘗賜名
太乙盃飲酒可療弱疾唐遇士學士為之贊曰剖
丹砂剉乳石杵玄金白白壁陽燧揮方諸溢離化
精坎成質規其形運軋則虛其中涇太極假靈氣
篤瓊液丹田滋玉池潘九虫遁三尸匿齊日月壽
因息商厥功疇敢匹羽觴潛太白尔宋大觀求所
憚賜以字曰太乙越之邑鄧氏逸器斯製垂無數
愛其文之古雅故筆之以時觀焉

孔明達仲達以巾幗婦人之服見晉書宣帝紀而三

國志不載豈陳壽為晉諱歟

今世所傳曹子建七步詩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考之本傳無此不知出
何處唐康經籍志子建雖有集二十卷今亡久矣
而劉義慶世說新語所載又稍不同曰煮豆特作
美澆豉以為汁真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
根生相煎何太急福按蕭繹作文選恐經其手而
削之也歟

交州有魚其首類人者曰蠟蜃魚元陳季為使至彼
彼國君臣以是餉季蓋儒季也報取二目啗之彼

遂服其多識蓋魚之至味任二目故福嘗聞此於
先達及考乎傳有使安南事而不及此識之以俟
夫博聞者質焉

春秋書諸侯被執而用之者二僖公十九年邾執鄆
子用之耶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是也左
氏公穀或以為用之牲以祭神或以為初其鼻血
以鉶社或以為持其足以首築防先儒皆因之無
所變福以為皆附會之言也公穀二家有同見載
固不足信若左氏亦有可疑苟諸侯以強而雲用
其弱聖人秉筆自當據實而書曰執歸殺以代牲

豈不明白、而書曰用之、聖人何嫌何疑而為此隱辭邪、且臣有殺其君者、聖人亦宜書曰某人殺其君某、則未嘗諱也、而於諸侯何諱哉、解之者特以左傳所載介葛盧之言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及論語有雖欲無用之言、遂以用之為祭牲、故耳、福竊以為用之者、蓋兩貴不能以相事、國亡見執不服、而強臣之之辭也、左傳引司馬子魚中無字諫、勿用之言、又若是之相、則不能不使人疑惑之、滋甚也、若曰不書為牲、是聖人所不忍言、使果不忍言、則春秋之為春秋、與後世所謂隱語者、不異矣。

焉可哉、

史稱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宋孝武七行俱下、梁簡文十行俱下、皆純謬之言也、夫人之灵灵以一心、雖有雙目、豈能異觀乎、甚至有謂劉炫左書方、右書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若然、是有五心也、尚足為信史哉、

呂氏春秋云、額項生、自若水、實處空桑、福按、伊尹生空桑、蓋空桑古地名也、若劉備生樓桑之額爾、元史載角端一角、能識方人言、福謂四夷之人、其人

之形、而尚缺其舌、安有獸形而能人言乎、

古稱黃帝乘龍仙去而胡氏皇王大紀直書葬橋山所以解後世之惑也。

近日士夫中以扶箕降仙為戲降者多在世無根漂蕩之人往往頗能詩詞故俗人相聚以駭欺福謂可一言蔽之曰伯有為厲之額耳。

小學書所載莊姜美而無子其娵戴媯生文公其娵二字蓋蒙左氏原文又娶厲媯生孝伯而言今此句已刪去遂誤蒙上句耳蓋姜本齊姓其娵無緣為陳姓也又高柴出而門閉誤用出字今考家語言逝之徒郭門未嘗言出也此二者雖非大義之

所聞、然亦不可不察、

禮記檀弓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互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石梁王氏註曰、是時吳亦有太宰嚭、如何、福按、同時之人、官與名未應如是之無異、且杜預氏謂春秋太以宰名官者、惟魯宋與吳耳、以是

論之陳無太宰明矣、豈非經文誤哉、蓋前太宰詔三字當作行人儀、行人儀當作太宰詔、後太宰詔不當闕以問二字、周禮師交問搜、皆大小行人之職、此係勞師非行人之職而何哉、

世傳石刻東坡飲食帖、其言曰、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餐飲、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之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八年三月十七日、福按元符止、三年、今書八年、不知何故、其誤乃爾、

人所聚為一火今人易火字為粉珠非本義木蘭詞
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惶蓋火之為物聚之則明
散之則滅或曰同坎爻故曰一火

南平趙輔之著雪航膚見言史事景泰間印行其中
說陳搏隱於華山夜觀星象見洛陽甲馬營有紫
氣盈空附掌吟曰甲馬營中紫氣高屬猪人定着
黃袍從今天下都無事我向山中睡得牢福按是
詩乃潘紫岩題國南軒睡圖詩此但改已作定改
這回作從今改可是作我向以附會之耳福少嘗
見他處有陳搏一映其文類雜劇蓋小說家也中

有此詩輔之信之誤矣輔之名弼漢陽教授又曾
著效顰集與此書皆姦邪之意

程子語孔明臨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朱子說既濟
初九曰如曹操朱子語蓋誤以為孔明耳

元史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
投都其傳文大段相微有小異細續之蓋一人誤
分為二者也然則疎漏之失恐不止此

古今名人為姓名同所害亦大不幸也苟知之而不
為辨亦未為人福不暇他及今記一人於此宋張
先字子野詩詞有三影之妙世號張三影詳見道

山清語酸陽公誌墓云年四十八而卒且極稱其
人靜重長者而東坡集又有張子野年八十五尚
聞買妾述古命作詩以贈者注引高聲詩話云尚
書張先生子野詩有三影膾炙人口世謂之張三
影吁引之者誤矣三影與歐陽公同時為鹿邑令
以死亦京人也此子野乃杭人陳述古守杭命子
瞻作詩贈之者耳